

“春赏菜花秋看菊”，是江苏省兴化市垛田景区最为著名的特色景观。错过了春赏菜花的壮观，再也不能错过金秋看菊的绚丽。于是，我呼朋唤友，拉上一帮文友诗客，随团出发去“板桥故里，耐庵家乡”的江苏兴化，品蟹赏菊，观五彩垛田，瞻板桥故居。

水韵兴化： 在自然与人文中徜徉



郑板桥故居外景



郑板桥故居内景一角



“聊避风雨”匾额

五彩垛田花如海

垛田的秋色是醉人的。位于兴化市缸顾乡东旺村的千垛景区，更是五彩缤纷，绚丽斑斓，美得令人窒息。

走过“花开盛世”的迎宾花坛，站在观景天桥上，极目远眺，在杲杲秋阳的映照下，一望无际的花海，美不胜收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绚丽的黄，火热的红，无暇的白，相互交织。蓝天、白云、碧水，花田、彩岛、鸟船，水乡元素与绚丽色彩和谐组合，绘就了一轴“河有万湾多碧水，田无一垛不黄花”的奇丽长卷。

千垛菊花的最大亮点，不在于“黄云满垅金满家”的绚丽炫美，而在于“水分千垛成百形”的奇特壮观。登上高高的观景楼，千百垛田平铺眼前，漂浮水中，恰似被一条条河渠分割成了一个个字母、图型或文字。远远望去，那连片的垛田，像一朵朵彩云飘舞于水面，又似一片片流霞散落在人间，那颜色、那气势，俨然就是一幅幅巧夺天工的巨型油画。置身其间，顿时被那云蒸霞蔚的气势和蔚为大观的壮丽而震撼。

乘上一艘游船，悠悠然地穿梭在港汊密布的河荡间。放眼望去，万湾碧水，千垛花海，船在水中行，人在画中走，好一幅“人如潮、花如海、水如镜”的诗意画卷。为了更佳的观赏和拍摄视线，我索性走上船头，抢占有利位置，一边尽情地欣赏，一边贪婪地拍摄原野中的花海美景。

游船在小岛间穿梭，不时看到头包红巾的土著农民划着小木船悠然驶过，平静的河面泛起了一波微澜。色彩斑斓的五彩垛田，像一朵朵彩云似的飘移过来。四周的景色，越发显得秀丽、迷人。一阵微风掠过水面，送来醉人的花香，空气中弥漫了甜醉的气息。

神奇的垛田是水乡兴化最美丽的风景。垛田因土成垛，因垛成名。兴化处于“锅底洼”的里下河地区，地势较低，自古水网密布，河汊纵横，成片的土地很少，勤劳智慧的先农从湖荡沼泽地带挖出淤泥，一方一方堆积如垛，成了可供耕作的垛田，形成了具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兴化垛田奇观。千垛以垛田的形式依水呈现，万千水田，形态不一，大小不等，港汊密集，河如阡陌，宛若千岛。置身其中，如同走进古人摆设的水中八卦阵。据说南宋岳飞镇守泰州时曾利用垛田地形大败过金兵。

游船靠岸，我们穿过“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——兴化垛田农业系统”标志碑，在大型框式花坛、中国龙造型前打了下卡，便迫不及待地沿着小径走进了花丛深处，感受垛田花海摄人心魄之美。

橙黄的万寿菊，洁白的杭白菊，火红的鸡冠花，粉红的格桑花，紫红的波斯菊……成片成片地聚集在一起，五彩缤纷，争相斗艳。微风吹过，花朵轻摇，就像五彩的海洋泛起了波浪，又似万千霓裳在翩翩起舞。蝴蝶在花海中飞舞，蜜蜂欢快地采着花蜜，身处其中，此色，此味，此情，此景，无不令人陶醉。

红外套、白围裙、蓝帽子、黄丝巾，女文艺美眉们在花海中不时变换行装，摆出各种酷型，秀出各样靓姿，或自拍，或互拍，或抓拍，成了花海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。

彩菊映垛田，人与花同醉。千姿百态的菊花，百朵一簇，百簇一株，万株一垛，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显得是那样美，那样艳，那样纯。我忍不住走进花丛，俯身采撷一朵，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，享受炫美花海中的别样风情。

兰竹世界板桥风

几竿修竹，一丛幽兰；数间瓦房，几根石笋……极其简约，一如郑板桥先生自撰的楹联——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”。

这便是郑板桥先生自嘲为“聊避风雨”的故居，多少带有几分诙谐幽默。院子不大，粉墙黛瓦，倒也精巧雅致。想当年，郑板桥的住宅未必有今日的整洁与宽敞。

踩在青砖铺地的天井里，似乎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在院子里的回声。微风乍起，竹影摇曳，沙沙作响。板桥先生，吵着您了吗？也许此时，他一盏雨前茶，一杯菊橘酒，正在抚须吟诵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乱岩中”的咏竹诗句；也许此时，他一方端砚石，一张宣州纸，正在挥毫作画，沉湎于一生痴迷的兰竹石世界。

在前厅书画陈列室，我屏气敛息，贪婪地读着郑板桥先生的绝世珍品。

在他千姿百态的墨竹图中，在他生机盎然的咏竹诗中，在他放骜不羁的板桥体书法中……我隐隐看到了板桥先生刚正不阿的傲骨和清高自洁的气节。

板桥先生很多的书画作品上都盖有一枚闲章——“康熙秀才、雍正举人、乾隆进士”。这枚小小的闲章，辛酸地记录了先生漫长而坎坷的科举之路。先生这样一位才高八斗的旷世奇才，三十岁中秀才，四十岁中举人，四十四岁中进士，历经了康、雍、乾三朝，颠沛了大半辈子，直至五十岁才做了个“潦倒山东七品官”的小县令。

板桥先生不谙官场“潜规则”，不愿趋炎附势、阿谀谄媚，只好“老困乌纱十二年”，在山东范县、潍县当了十二年的“七品官耳”，尽管“吏治文名，为时所重”，却始终得不到升迁与提拔，最后还背了个“忤大吏”和“贪婪”的罪名而罢官。

从此，先生流落扬州，过着“宦海归

来两袖空，逢人卖竹画清风”的卖画生涯。中国历史上便多了一个“扬州八怪”中最具有代表性、最有个性的顶级书画大师。

堂屋东边的房间便是板桥先生当年的卧室，摆设极其简约，一床，一柜，一桌，仅此而已，可见当年的清贫简朴。墙上的一幅匾额，便是后来国人广为传诵的名句：“难得糊涂”。它的翻版，深爱各个阶层、不同阅历的人喜欢，人们对它有着各自不同而又独特的解读，甚至成为立身处世之道。

板桥先生是“扬州八怪”的领衔人物，是个怪才，字怪画怪人亦怪。他桀骜不驯，刚正不阿，为时代不容；他放荡不羁，特才傲物，为士人所耻；他雅谑风流，不谙世事，为官场所讥；他“醉后高歌，狂来痛哭”，被讥笑为“怪物”；他大智若愚，聪明绝顶，现实的残酷和无奈，内心的矛盾和幡悟，终于使他迸发出“难得糊涂”“吃亏是福”的处世哲理……

“人以怪病，我独以怪敬。”正是这一“怪”字道出了板桥先生的全部。正是这样一位思想行为上不合时俗的“怪人”，艺术风格上背叛传统的“怪异”，才以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的创新精神，大胆探索，另辟蹊径，创造出“掀天揭地之文，震惊雷雨之字，呵神骂鬼之谈，无古无今之画”，冲破了“正宗”与常规的束缚，给当时墨守成规、死水一潭的文艺界，注入了一股清新无比的活力，增添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息，对后世影响甚广。

我恭敬地站在板桥先生的铜像前，深深地鞠上一躬。庭院里淡淡的和风，送来了一缕淡淡的幽香，我知道，那是幽兰的芳香。“兰为王者香，不与众草伍”，幽兰如此，板桥先生何尝不是如此……

文/图 许国华

